

古活字版《曾我物语》的“拼绘”

——日本活版插图的一种尝试

(日)冈雅彦撰 王勇译

日本的版刻印刷,从现存世界最古的《无垢净光经》(即《百万塔陀罗尼》)问世(770年)到江户时代晚期,历来以整版雕字印刷为主流。当然,各个时期也局部出现过植字印刷,如室町末期的基督教版、江户初期的古活字版、江户晚期家塾及藩校の木活字版等。本文所要介绍的日本出版史上一次罕见的尝试,便萌发于十七世纪初期的古活字版中,那时将插图刻入整版尚未流行。

日本出版物的插图,具有比较悠久的历史,不过大多限于雕版佛经扉页上的“释迦说法图”、“三藏法师求经图”之类。然而到了江户时代,商业出版渐成气候,书籍种类趋于繁多,插图也随之大量出现。

一

川濑一马在《古活字版之研究》中指出:古活字版《曾我物语》诸本中,有一种的插图使用独特的“拼绘”技法。利用活版拼合图绘的创意,在江户初期的出版文化发展史上,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,因而曾经引起广泛关注,但相关的研究却没有深入展开。

据《古活字版之研究》考证,现存数种《曾我物语》的古活字版中,惟有元和——宽永年间(1615~1643)的12行本之插图属于“拼绘”,川濑一马列举出龙谷大学藏本、藤井乙男藏本(缺卷四、六、

八,存9册)、高本文库藏本(存2册,即卷一、六)、大岛雅太郎藏本(12册)4种。

在上述4本中,藤井乙男本相当于川濑一马在《增补古活字版之研究》中追述的天理图书馆藏本,证明插图是整版图绘而非“拼绘”,故本文暂且不论。其余3种,龙谷大学本、高本文库本下落不明;大岛雅太郎本一度为横山重所有,现归藏国文学研究资料馆(以下简称“资料馆本”)。除此之外,天理图书馆还有一种零本(存卷一——五)。

综上所述,“拼绘”插图的传本,目前能够确认所在的仅为2种:资料馆本和天理图书馆零本。那么,现存本与著录本属于同版还是异版呢?

首先说龙谷大学本,川濑一马既未做文献考证,也没有介绍书影,详情不得而知。其次是高本文库本,《高本文库古活字版目录》(1933年)载有3幅图片(卷一首叶、卷六23叶后半及27叶前半的插图),经与资料馆本对照,3幅图片完全一致。川濑一马比较两本后认为:“本文当属同版,插图组拼略有差异,可知是局部异版。”据此,两本卷一和卷六的插图有所不同,但究竟相差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。最后看现存两本(资料馆本、天理零本)的关系,村上学对两本做了详细的文献考证,得出两本同版的结论。然而,两本之间的某些差异,为确定同版带来障碍。

由于天理图书馆所藏的是零本,我们只能把比较范围限定在1~5卷。先就本文而言,资料馆本全卷布满后人加写的浊点(日语读音符号——译注),如果去掉这些浊点,从字体到版式无不契合,甚至连文字的缺损、字行的间距也完全一致,故可确认两本当属同版。次看插图部分,98幅插图中的97幅丝毫不差,惟独卷五的第7图(通卷第53图),如图1(资料馆本53)和图2(天理本53)所示,上部第二段右侧的人物显然不同。

这意味着什么呢?如前所述,该书基本上是文字和插图各占

半叶，两本既然使用同版印刷，便不太可能出现插图的差错。一种比较稳妥的解释是：组版后初次印刷时，发现插图组拼有问题，于是对这部分进行重新组拼。

对照本文，这是母亲悲哀地看着曾我兄弟被源赖朝带走的场面，资料馆本误植其他场面的图板，因此是初版（或接近初版）的印刷品，而天理图书馆零本纠正了这一错误，推测是改版后印制的。再比较其他场面的插图，资料馆本的第53图与第62图（图3）一模一样，这是第62图第二段右侧的图板误植到第53图中的结果。然而，下此结论也许为时尚早。因为该书的活版拼图，无论制版还是组拼，仍有许多不解之谜。

如上所述，资料馆本、天理图书馆零本之间插图的关系，大概与川濑一马指出的高木本、大岛本之间插图的关系类同。亦即，川濑一马所说的高木本与大岛本插图的异同，也是在印刷过程中发现差错，重新组版加以纠正而引起的。高木本仅存卷一、卷六，与资料馆本卷五的插图没有关系，要廓清资料馆本、天理图书馆零本、高木文库本的关系，惟有期待高木文库本的重新发现。

本稿将重点置于现存两本中卷帙完整的资料馆本，尽可能详细地描述活版拼图的形态，同时探讨这种大胆尝试的文化含义。

二

关于资料馆本的版本特征，村上学的精湛研究可资参照，这里不再赘述，兹将每册（卷）的叶数及插图数列举如下。

册 数	1	2	3	4	5	6	7	8	9	10	11	12
页 数	78	51	44	55	66	49	45	51	52	35	31	32
插图数	27	19	16	17	19	18	15	15	22	11	11	11

上述数字是按现存本的实际状况统计出来的，亦即卷三缺目录叶前半，卷七缺第1~3、5叶，卷八缺第8叶，这些缺叶中原本有无插图

则不得而知。我们且按照现存的本子，对201幅插图作一番考察。

本书的所有插图，如图4（基本形）所示，均由10枚图板拼合而成。让我们来看看图板之间尺寸比例：①⑩形状相同，⑧⑨各为其半；余下一分为四，②⑦各占其一，再将余下的两块各作三等分，④⑤占三分之一，③⑥占三分之二。

各个图板的尺寸比例大抵如此，可以视为基本型。但也有几处属于例外，从通卷号码数是第11图、第46图、第69图、第80图、第102图、第106图、第129图、第131图、第167图，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第53图、第62图，共11幅图的组拼形式与其他稍有不同。下面略作说明。

第46图（图5）：基本型第四段的⑧⑨的长条，移到第二段②③的位置；而且，第三段的④⑤⑥（相当于基本型第二段的②③④）、第四段的⑦⑧⑨（相当于基本型第二段的⑤⑥⑦），其横排的图板之大小有别于基本型。

第69图（图6）：第二段③④的尺寸，与基本型正好相反。

第11图（图7）、第80图（图8）：第三段⑤⑥⑦的尺寸由大而小排列，基本型则是由小而大排列。即基本型⑤最小、⑥居中、⑦最大，此两图则⑤最大、⑥居中、⑦最小。另外，这两幅图的⑤~⑩雷同，推测是同一图板的重复使用。

第102图（图9）：与基本型呈180度颠倒之形，即天头与地脚恰好相反。

第106图（图10）：第二段②、③的大小与基本型相反。

第129图（图11）：从图板大小看，基本型第二段的④从右端移到了左端（即②的位置）。

第131图（图12）：从图板大小看，基本型第三段⑤⑥⑦的次序，在本图中排成⑦⑥⑤。此外，第二段的分割线虽然比较模糊，似乎②③④也逆排为④③②。

第167图（图13）：基本型第二段②③④的大小次序，在本图中颠倒为④③②。比照前面一幅插图（第166图，见图14），显然是将第

二段3块图板整个儿掉过头来组拼进去的。

除此之外，前述第53图、第62图第三段左边的图板（基本型之⑤⑥）没有分割，尽管肉眼难以识辨，第二段、第三段右侧的图板（基本型之③④、⑦），当如第11图、第80图分割成两块。

如上所述，在总数201幅插图中，不合基本型规范的有11幅。虽然数量不算太多，但为何出现例外呢？

首先看第102图，这是基本型180度旋转之形。从图中可以看出，上部第二段没有分割成两条细长图板的必然性，估计在基本型图框上贴版画草图时贴反，才会形成天地倒转的结果。这就说明一个重要问题：制作这些版画插图时，并非在整版上贴上草图后再分为10块，或者等整幅版画雕完后再割成10块；而是一开始就把板材按基本型分割成10块，将木块的边角加工平滑后，再复原成基本型固定住，然后贴上草图雕刻而成。倘若上述推测无误，那么第102图是在贴草图时误将图框倒置，由于这一原因加上图案本身比较特殊，10块图板均未被其他插图利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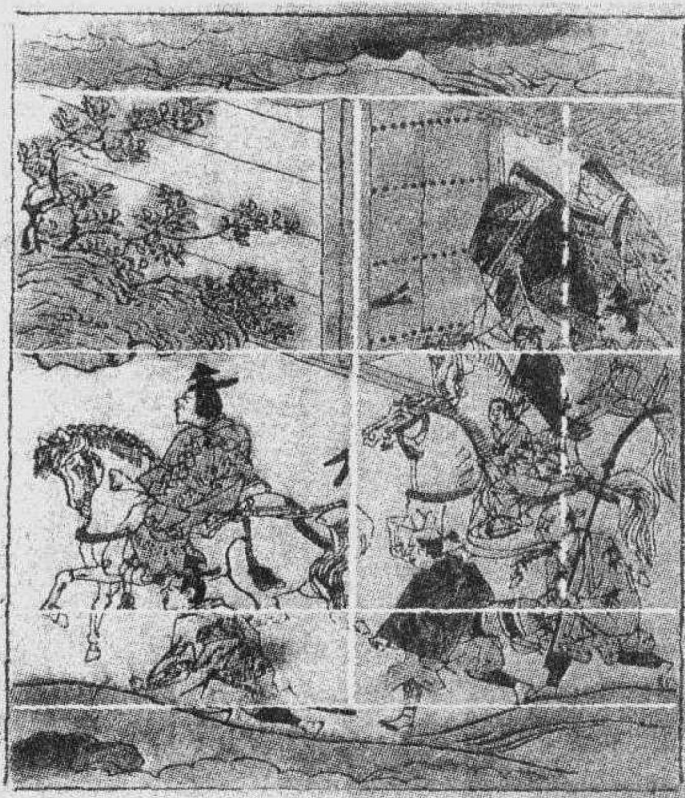
接着看第46图，不仅将基本型的天头和地脚倒置，而且把第三段和第四段调换了次序。此幅构图与基本型的第64图（图15）相近，①⑩图案完全相同；右边看似一样，细察则分割位置不同，显非合用同一图板。考其原因，大概在固定图框时，先是①⑩倒置，继而第三、四段错位。

上述两图是在贴草图前组拼木块时出现了差错，还有一种情况是雕完图板后使用中出现差错（也许是有意如此），形成与基本型不同的构图。如第167图第二段逸出常规，是因为借用前面第166图的图板，至于颠倒使用出于疏忽还是故意，则不得而知了。还有，第129图第二段的特殊排列，显然是为了部分借用第32图第二段的现成图板。

通过以上分析，我们了解到造成图板排序不合基本型规范的原因，主要有两种情况：一种在雕刻前固定图框时，另一种在雕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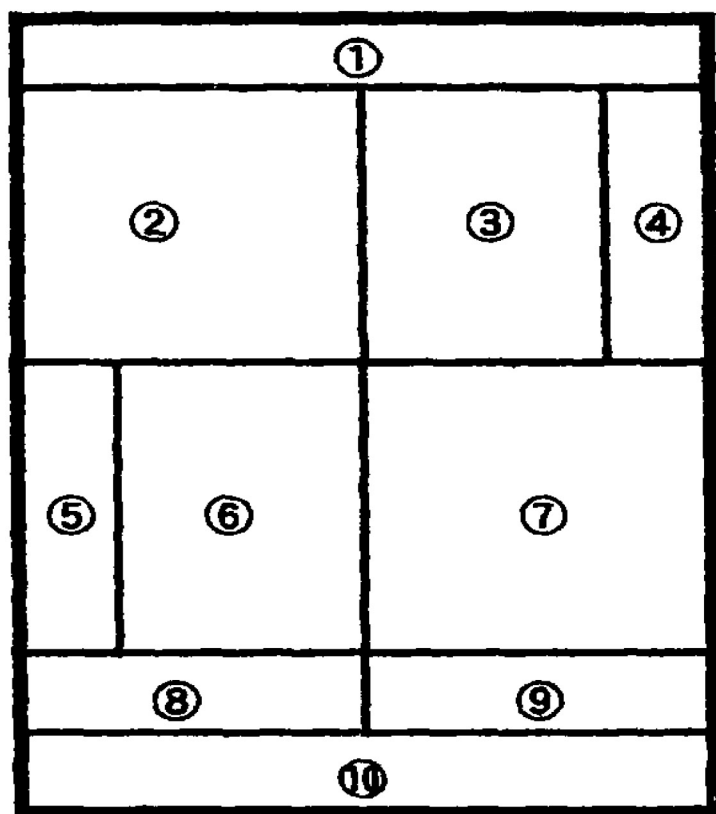
(图版 1 资料馆本 53 图)



(图版 2 天理本 53 图)



(图版 3 62 图)



(图版 4 基本形绘组)



(图版 5 46 图)



(图版 6 69 图)



(图版 7 11 图)



(图版 8 80 形)



(图版 9 102 图)



(图版 10 106 图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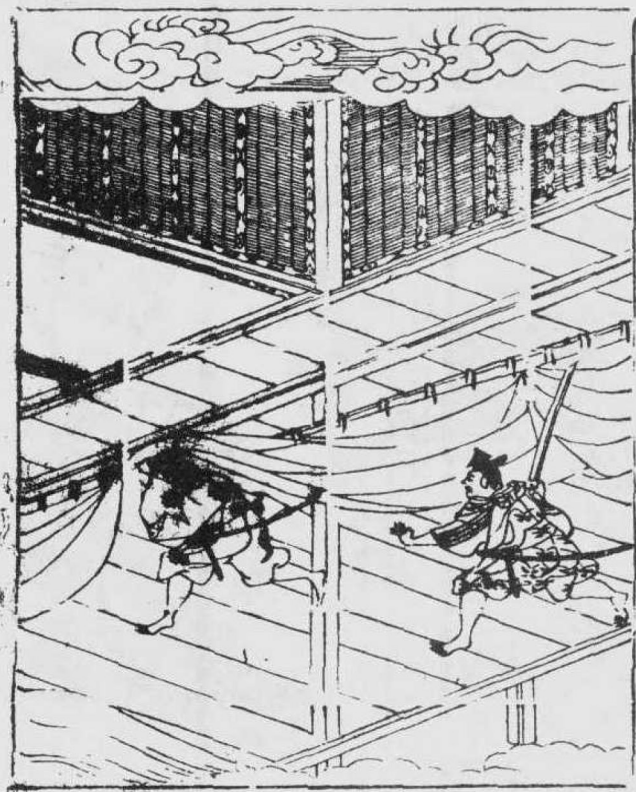
(图版 11 129 图)



(图版 12 131 图)



(图版 13 167 图)



(图版 14 166 图)



(图版 15 64 图)

后使用图板时。

三

让我们再回到基本型,看看10块图板的使用状况。关于每块图板的使用频度,我已经发表过详细的调查结果,^①下面着重谈谈使用图板过程中的一些特点。

仔细观察资料馆本的图板拼组形式,发现图板之间的缝隙形成纵横交错的空白线条。但是,从基本型类推该有白线而肉眼无法辨认之处,亦达十

分之一左右，而且主要集中于中间（第二、三段）的6块图板。按照基本型的配置，第二段的右侧（③④）和第三段的左侧（⑤⑥）分割成两块，偶尔第二段的分割线左移、第三段的分割线右移。据此推断，第二、三段即使空白线难以识辨，大致不在左侧就在右侧。当然，图板分割成10块，并不意味着拼组插图时也必定使用10块，从理论上讲使用9块或者8块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。因此，对于空白线模糊的插图，我们在识辨时免不了夹杂些许臆测。

还需一提的是，在多幅插图出现内容雷同的图板，看似同一图板的反复使用，其实也有雕刻多枚同一图板的例外。有关这些问题留待今后考察，这里大略介绍图板实际使用的情况。

在本书插图中，只使用过1次的图板，以第三段的⑤⑥⑦为最多，分别是121枚、148枚、155枚；其次是第四段的⑧（93枚）和⑨（98枚）；以下依次是第五段的⑩（63枚），第二段的②（57枚）、③（65枚）、④（65枚）；天头的①仅23枚，单枚图板数量最少。这些统计数字正在预料之中，即插图核心的中间部分图板重复率最低，上部的云彩等作为背景适用于大多数场合，所以在插图中被反复使用。

如同前述，资料馆本与天理图书馆零本属于同版，只不过在组拼插图时出现了细微差异。亦即，资料馆本出错在前，天理图书馆零本订正在后。此两本与高木文库本、龙谷大学本相比孰先孰后难以定夺，但即使不是初版也应该非常接近原貌。按一般情况，第二次排版时尽量忠实于初版，活字部分的变体假名（日水草体字母——译者注）误植的概率高些，插图部分的10块图板相对不易出错，所以比文字更接近原版。^②基于上述认识，我们来分析资料馆本的插图组拼类型。

首先看插图与本文的关系，值得赞赏的是画面契合内容，令人遗憾的是构图呈现雷同化。由此判断，制作者是在组合拼图的构思下设计图案的。亦即预先按本文内容准备好201幅草图，在雕刻版画前考虑到组拼方便，尽可能使图案趋于类型化。倘若这些插图没

有参照其他版本而属独创，那么甚至在设计草图阶段就已经考虑类型化了。由于尚未对其他绘图本《曾我物语》做充分调查，所以目前还不能妄加定论。^③假设资料馆本参照了其他版本的插图，那么至少对图案类型进行了大胆的改良，相信通过比较其他版本的插图与本文，可以廓清其间的关系。

其次，201幅插图总共使用了几幅图板？10枚1组的活版拼图雕刻了几幅？用于部分替换的图板制作了几枚？虽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比较困难，然而通过精查资料馆本的图板使用状况，发现下面11幅相当于原画（或近似原画）的插图：

原画：第74图、第85图、第102图、第107图、第131图、第135图、第139图、第141图、第163图、第173图、第157图。

上述11幅原画中的图板，在其他插图中被反复使用，统计结果如下：

图板①相同：第10图、第22图、第43图、第83图、第120图、第128图、第136图、第143图、第157图；

图板⑩相同：第24图、第161图、第197图；

图板①⑩相同：第5图、第19图、第46图；

图板①⑤相同：第18图；

图板①②相同：第93图；

图板⑧⑨⑩相同：第188图；

图板①③④相同：第1图、第2图；

图板①②③相同：第16图；

图板①④⑤相同：第20图；

图板①④⑩相同：第188图；

图板①②⑩相同：第63图；

图板②③④相同：第82图。

根据上述统计，10枚图板无一重复的原画共有11幅，中间部分为独创构图、上下背景与其他插图相同的达25幅。构图相同部分属

于相互借用还是同图异版，目前还无法断言，只能留作将来的课题。

四

写到这里，笔者不禁产生一个疑问：用10枚图板组拼一幅插图，如此插图总共制作了201幅，这项费时耗力的尝试究竟有何意义呢？

众所周知，古活字版中使用插图有两种情况，其一如《帝鉴图说》、《伊势物语》等，插图与文字各占半叶；其二是刻有图案的细板组拼在文字页面，如宗存版《佛说寿生经》（元和间刊）卷末的六道图、《七人比丘尼》（元和一宽永间刊）的人物图、《四生之歌合》（宽永间刊）下栏的动物图等。这些插图以植字感觉混排于文字之中，与10枚图板拼合一图的《曾我物语》迥异。一图多用的技法，在《宽永行幸记》（宽永三年以后刊）中亦见端倪：单人或多人的图板反复使用，形成浩浩荡荡的人群长龙。

拼组这条长龙似乎不太困难，在3种异版《宽永行幸记》中均有同样的插图。这幅插图中引人注目的是牛车图，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本《宽永行幸记》共有3种11幅，其中9幅中央有空白线，可知是由2块图板构成的。这两块图板大概不具普遍性，所以并未与其他图板重新组拼，仅仅重复使用多次而已。虽然《曾我物语》与《宽永行幸记》在图板拼组这点上具有一致性，但因为《曾我物语》的刊年不明，无法证明两者的影响关系。

《曾我物语》尝试活版插图之目的，大概出于图板重复使用的经济考虑。但是事实证明，制作活版插图及图板的再次利用，远比想象的费时耗力，与节省版木的经济效益不成比例，所以同样的尝试以后再也没有被人重复过。

毋庸置疑，活版插图派生自木刻活字，但活字使用完后，可以按部首保存以备后用；活版插图则不然，图板一旦分散保存，很难

再次组拼成一幅完整的插图。如果10块图板以完整的构图保存，那就意味每幅插图必须单独雕刻，没有必要分割成10块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活版插图“拼绘”的尝试，虽然具有丰富的想象力，但事实证明不堪实用，因而以好事者的猎奇行为告终。

最后附言一句：横山重指出，活版插图的先例，可以追溯到文禄版《高野大师行状图绘》。虽然听说此书归藏某处，但暂时无缘见到实物，只能耐心等待机会的到来。

注：

①冈雅彦：《关于古活字版(曾我物语)之拼绘》，载《KAGAMI》第32、33合刊，大东急文库1998年3月。

②初版时雕刻图板与组拼插图连动，因而差错较少；再版时两者脱节，因而出错的概率高些。

③传为江户初期抄本的津轻家旧藏大形本绘草纸《曾我物语》(大东急纪念文库藏)、九州大学藏《曾我物语》绘卷等，均与资料馆本插图没有直接关联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

译者工作单位：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